

詩經義會通卷之十九

○朱子集傳

後學番易朱

公遷

克升

疏義

野谷門人王

逢

原夫

輯錄

松塢門人何

英

積中

增釋

頌四

頌者宗廟之樂歌大序所謂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蓋頌與容古字通用故序以此言之周頌三十一篇多周公所定而亦或有康

王以後之詩

如昊天有成命與

魯頌四篇商頌五

篇因亦以類附焉

商頌次魯先代不可先天子也

商頌五篇蓋亡失而墜存者夫
凡五卷輯錄通釋曰惟頌無子取之以備一代之樂歌耳
諸國別元以十篇為一卷故也此分周頌三什為四
之一四之二四之三魯頌四篇為四之四商頌五
篇為四之五
商頌五卷

周頌清廟之什四之一輯錄雅不言周而頌獨言周者以別商魯頌也

於音復清廟肅雝顯相息亮濟濟子禮多士秉文

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音亦與數

於人斯周頌多不叶韻未詳其詳

賦也於歎辭穆深遠也清清靜也廟有門堂寢室費

靜不可知輯錄箋云廟之言辭也肅敬也肅敬顯明相

助也謂助祭之公卿諸侯也助祭諸侯皆有助明之

顯德濟濟衆也多士與音頌祭執事之人也越於也也

大矣疾也布武而行則大而承尊奉也謂見尊斯語

辭○此周公既成洛邑而朝音諸侯因率之以祀文

王之樂歌輯錄呂東萊曰朝諸侯者相成王以朝諸侯也率之以祀文王者所謂王在新邑丞

祭歲言於穆哉此清靜之廟其助祭之公侯皆敬且

和而其執事之人又無不執行文王之德執守也

以行之也蓋和則不勉敬則不怠東德則法文王而

醉而益背可知然此亦互文見義爾非謂頌言不能

秉文王之德多士不既對越其在天之神而又駿奔

亦其在廟之主主神主也武王伐紂載文王木主以

越之心外而盡奔徒之道無不所以事文王也

此則是文王之德豈不顯乎豈不承乎信乎其無有
厭歎於人也如此二字是接上文而言觀其肅雝秉

也。觀其對越駿奔而見文王之德，使人尊奉之，是其德也。文王之德不可名言，但親奉祭之臣如此而發，其德月然可見。苟德不極，其盛則肅，雖秉德對越，發奔未必皆然。是人心之所萃，即肅德之所致也。

濟濟之多士，皆執行文王之德也。對越在天內，敬也。駿奔走在外，恭也。其心足以對在天之神，則方可以盡駿奔之職。其助祭之臣且如是，則主祭之君可知。文王之德化於後世，如此則無射於人可知矣。

書稱王在新邑，烝祭歲。烝，冬祭名。當時成王在洛邑，舉烝祭之禮曰歲。

云者歲舉，文王辭牛一，武王辭牛一。辭，牛者用之禮也。

廟祭文王，載見祭武王，皆因諸侯來見。實周公攝政之七年，而此其升歌之辭也。歌詩在堂上。

書大傳曰：周公升歌清廟，有在廟中，實見文王。

者，愀音然如復。見文王焉。言聲音詞氣之悲，人如此，則樂容也。

樂記曰：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活字，壹唱也。

而三嘆有遺音者矣。遺，猶遺也。未盡音之極，故有餘音。太盛則止矣。鄭

氏曰：朱弦，練朱弦。練，其色也。練，則聲濁。越，瑟

底孔也。疏之，使聲遲也。徐以象其德也。倡發歌

句也。三歎，三人從歎之耳。而進是質素之聲，亦

要妙之音也。此聲初發，而和之，言少也。以其非極聲音之美，故好

者少。然其言中則有不盡之矣。漢因秦樂，乾音豆

上，籥音存焉。故曰有遺音者矣。奏登歌，升歌之意，獨

上，籥音存焉。故曰有遺音者矣。奏登歌，升歌之意，獨

聞之，猶古清廟之歌也。漢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大祝也。

神於廟門則奏嘉至。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則奏永至。以為行步之節。猶古采齋肆夏也。祭豆上奏登歌。云云。猶古清廟之樂也。登歌再終下奏休成之樂。美神明之既享也。出漢禮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

賦也。天命即天道也。輯錄程子曰：言天之自然者曰天道。言天之賦子萬物者曰天

命。不已言無窮也。純不雜也。○此亦祭文王之詩。言

天道無窮而文王之德純一不雜與天無間以贊文

王之德之盛也。文王之德難於形容。故舉天道以配之。天道本來無二無雜。純有不

者。故但言其不。則純自見。人心之德。有純有不純。惟文王之德。純乎天理。故以純稱。純則自然不已也。

穆與顯對。互言之耳。其實天道之流行。賦子者非不顯著。文王之德。義禮知之。未嘗不深且遠也。但

詩意正欲法乎文王。故以不顯歸之。純德見其月著而可法。猶大雅文王末章之意耳。子思子

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

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

不已。惟其一於理。所以無不純。惟其無不純。所以無

此文上之所以與天合德也。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

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全體也。無

間斷先後不息也。惟其全體。所以不息。

假春秋傳以溢春秋傳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

會孫篤之

何之為假聲之轉也。恤之為溢字之訛也。收受駿太

惠順也。大順者順之之極。無一毫拂戾之意。會孫後王也。篤厚也。○言

文王之神將何以恤我乎。有則我當受之。以大順文

王之道受之即服膺勿失之之意蓋存之之謂也存
於行裏後王又當篤厚之而不忘也存之尤弗忘行
者也愈弗停矣此則嗣王有望於文王之德如謂自今
至於後來皆欲法其不己之德夫文王之德如此而
我未之能者亦當問之無幾我法之於今曾孫法之
之際使神會而心得天道於無窮下及子孫亦無窮解
於後也顯錄上配天道於無窮亦不己惟其德之不
顯曰天道不己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己凡神之所以
已故其福澤之及於後人者亦不己凡神之所以
我我受之所以受之者皆其德之不己者為之也我既
有以受之則必有以順之順之而不違則已既與文
王一矣後人又篤厚之而不忘則後人又與已為一
矣曰駿惠曰篤皆自其不己者而推言之也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輯錄嚴氏曰頌者成功告神
必言子孫勉力保守以慰祖

維清維熙文王之曲肇禋音迄用有成維周之禋

考之意故此詩曰曾孫
篤之天作曰子孫保之

重亦子用
字底

賦也清清明也維續熙明也始禋祀迄至也○此亦

祭文王之詩言所當清明而維熙者文王之典也

典禮言而祭祀之典在其中清而明之則討論宣布

而文王之典益以著矣清明之功時時繼續之是則

所謂維故自始祀至今有成實維周之禋祥也

自文王創始而用至於今日而成一代之規儀文制

度燦然可述與國咸休非禋祥而何此清明維熙之

所致然此詩疑有關文焉

維清一章五句前二篇是頌文王之德

烈文辟音璧下同八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賦也烈光也辟公諸侯也烈文辟公言有武有文之
稱辟舉五等
之貴故稱公○此祭於宗廟而獻助祭諸侯之樂歌
儀禮賓三獻尸之後主人助言諸侯助祭使我獲福

則是諸侯錫此祉福而惠我以無疆使我子孫保之

也此奇歸德也於諸侯之詞

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成功繼序其皇之

封靡之義未詳或曰封專利以自封殖也封者封培

謂貨財靡汰侈也取之有制則不封崇尊尚也我大

皇天也○言汝能無封靡于汝邦則王當尊汝又念

汝有此助祭錫福之大功則使汝之子孫繼序而益

大之也序者君位相傳之次序也此一節期望而欲

崇之又且念此錫福大功而又將愈益尊崇其子孫

也爾既使我子孫保之錫福美其功也無封靡所以

致其戒也崇之皇之所以厚其報也諸侯助祭而有

其後嗣此所以為忠厚之至也

無窮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

於音乎音前王不忘

又言莫強於人莫顯於德先王之德所以人不能忘

者用此道也四方訓之其化行也百辟刑之其法著

慕而無此戒飭而勸勉之也此一節言不特無封靡

當進而取法於先王也先王之德如此故人不能忘

其盛則人終有忘之之時崇之望之也中庸引不顯

惟德百辟其刑之而曰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顯

中庸借引以為幽深玄遠之意篤恭言自厚於德

未嘗見於言動之間也篤恭而天下平所謂至德

之應也大學引於乎前王不忘而曰君子賢其賢而

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中庸

之意但謂聖人德盛而人自化之據此一時而言尔
如大學所云則有盛德必有善治德業垂於後世
澤流於無窮人自思之不能忘也輯錄朱子曰於乎
嘆詞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
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
無一物不得其所以既後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
不忘也又曰賢其賢者聞而後知之仰其德業之盛也
觀其親者子孫保之思其覆育之恩也樂其樂者含
哺鼓腹而安其樂也利其利者耕田鑿井而享其利
也此皆先王盛德至善之餘澤故雖已後世而人猶
思之愈久而不能忘也

烈文一章十三句

此篇以公疆兩韻相叶未嘗當從何讀意亦可

互用也

天作高山大音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祖矣岐括

曰後漢書西南夷傳作彼祖者岐今按彼言唯但作祖而引韓詩薛君章句亦但訓為姓謂矣正作者如沈氏

詩經注未獲云岐雖阻僻則似又有阻意韓子亦云彼岐有垣城感別有所括故今從之而定讀岐字絕句

賦也高山謂岐山也荒治治荒謂之荒酒康安也岵

險僻之意也夷平行路也○此祭太王之詩言天作

岐山而大王始治之大王既作而文王又安之作屏

之類是荒之作之功也至作棧技矣行道允矣而致昆夷之駭喙則安之功又可見矣於是

彼險僻之岐山人歸者衆而有平易之道路子孫當

世世保守而不失也天作岐山可為興王之始太王

治險為夷如此其難可不世世保守之乎上對天作

曰荒下對康之曰作荒即作也既能因天所作而作

之又能傳及文王使安之貽謀遠矣永永無疆斯可

耳○周之先公稱后稷公劉先王稱太王王季然天

作祀太王思文祀后稷而公劉王季無其詩豈篤前

烈觀克配彼天者不同勤王家比肇基王迹者有間

與抑夫子正樂於殘缺之餘本有是詩而亡之也然
公劉之厚民王季之受祿施孫子雅頌正可互見其
為有德之宗信矣

天作一章七句

詩意首尾王岐山言之故知為祀大王之詩也

昊天有成命一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
宥密於詩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賦也一后文武也成王名誦武王之子也基積累于

下以承籍乎上者也看宏深也密靜密也宥則宥宥

貴密則有守而為德不亂積德以其命者此其要也於嘆詞靖安也○此詩多

道成王之德疑祀成王之詩也文武所受之命非成

頌言天祚周以天下既有定命而文武受之矣定者

而不易成王繼之又不敢康寧而夙夜積德以

承籍天命者又宏深而靜密不宏深則狹而淺不靜

蓄之不用雖欲不敢康亦於何者用力乎是能繼續光明文武之業而盡

其心文昭武烈之在天下著矣然不緝則不盡其心也故今能

安靖天下而保其所受之命也子推衍詩人本意以

結二后受之之語○此詩要旨在不致康夙夜基命

有密二句不敢康無逸也夙夜基命宥密即其存心

無逸而且得其道也緝熙單厥心則指其不敢康夙

夜宥密而贊之耳蓋宥密是其用功夙夜是其用

功無間憂觀其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如此則緝

語叔向引此詩而言曰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

文昭定武烈者也昭烈皆光明之義文武之功德顯

古響字作向晉大夫羊舌肸字叔向以此證之則其
為祀成王之詩無疑矣故集傳引此以證其誤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

此康王以後之詩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叶音之

賦也將奉享獻而進之曰享右尊也神坐東向在

饌之右所以尊之也明堂之位帝居中文王居西南

在左而神○此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之樂歌

言奉其牛羊以享上帝輯錄解頤曰將曰我將則所

享曰我享則所以享而獻之者必敬必成也羊曰維

羊半曰維牛謂於羊牛之外不敢有加物也此貴誠

也之義而曰天庶其降而在此牛羊之右乎蓋不敢必

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古惟文王既右

享叶虛反之

儀式刑皆法也嘏錫福也○言我儀式刑文王之典

以靖天下則此能錫福之文王既降而在此之右以

享我祭若有以見其必然矣儀式刑者取法於文王

者安靖四方之志無日而或忘也此不特以右享期

之而且先以錫福望之矣是則親之之甚也故用既

字對上文其字以見事帝事親之別輯錄解頤曰其

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又言天與文王既皆右享我矣此自上一節言之蓋

右享之則天亦右享之矣故曰既皆右享我矣則我其敢不夙夜畏天之威

以保天與文王所以降鑒之意乎輔氏曰夙夜畏天

益至而安靖四方者益久此所以能保天與文王降
鑒之意也愚謂此又見事帝事親同一恭敬之心如
此蓋明堂本是親親之禮親親意勝則近乎藝故頌
歌之際不曰帝而曰天始不敬必而後後畏其威也
我將一章十句

程子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
以祖配之。以冬至氣之始也。萬物成形於帝而
人成形於父。故季秋享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
成物之時也。輔氏曰明堂以父配天。周也。但周
父矣。在成王之時。則文王又其祖也。然則周世
世皆當以文王配。繼周而王者。世世皆當以祖
配也。陳氏曰古者祭天於圜。與圓同。立掃地而行
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器用陶匏。無文
小未如此。聖人之意。以為未足以盡其意。

之季曲。故於季秋之月。有大享之禮焉。天即帝
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天道至大。是
稷配焉。后稷遠矣。輯錄后稷生於姜。配稷於郊
亦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帝則人
親者。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配文王於明堂。亦
以親文王也。輯錄曹氏曰。以天道事之。則稷結
地而祭。所以為尊之也。以帝道事之。則牛羊以為
牲。簠簋以為器。鼎俎之實。其薦用熟。所以親之
也。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然則郊者古禮而明
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尊尊者敬之道
直也。敬而能愛。則意之委。東萊呂氏曰。於天維
庶其饗之。不敢加一詞焉。於文王則言儀式。其

與日靖四方天不待贊無聲無臭不容贊也法文王所以

法天也卒章惟言畏天之威而不及文王者統

於尊也畏天所以畏文王也天與文王一也與

文王一而已但一據一顯則法天不如法文王之為切一尊一親則畏文王不如畏天之為甚立言之不同者此故也。已上三條程子則言郊用冬至明堂用季秋者其故如此陳氏則言郊以後後稷配明堂以文王配者其故如此呂氏則詳說此詩之義也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

賦也邁行也邦諸侯之國也周制十有二年王巡守

殷國語出周禮秋官大行人殷中也與殷禮同義同蓋四方四時分來如平時也齊錄輔氏曰

殷即衆也觀即見也柴望祭告諸侯畢朝音朝經傳與祭氏皇望秩以祀山川也五歲四瀆之屬望而此巡守

祭之故曰望周官云諸侯各朝于方岳

而巡守之樂歌也言我之以時巡行諸侯也十

有三年乃一巡守不先時而數不後時而天其子我

慎且必春東夏南秋西冬北所謂時巡也天其子我

乎吉善不敢必也巡守之禮所以決和神人而盡天

必以時者事天之至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

喬嶽允王維后

右尊序次震動疊懼懷來柔安允信也○既而曰天

實右序有周矣是以使我傳言震之而四方諸侯莫

不震懼又能懷柔百神釋錄曹氏曰祭法云有天下

皆祭以至于河之深廣嶽之崇高而莫不感格則是

信乎周王之為天下君矣上一節其字與此一節實字允字相對蓋始不助必

其然命也。信其果也。若者人神之主人神服從則信乎。天右序之而君天下無疑矣。子我之意可發於此。輯錄最次曰天實右序有周矣。武王之遷守也。於若疾。薄雲動之而莫不震懼。又所至方岳之下。儀百神祀。河岳其人神之受。藏赤人所至。能為也。天實右序之也。故天下莫不信武王之宜。君天下也。

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戰載。允王保之。

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戰聚囊鞬。輯錄疏。囊弓衣一名韜。肆陳也。夏中國也。

○又言明昭乎我周也。既以慶讓黜陟之典。武序在位之諸侯。輯錄李正仲曰。孟子載。守之事。入其疆。之罰。有功。德於民者。有加也。道。律之賞。凡此皆所以按諸侯之功。罪而升。黜之。武序在位也。又收斂其干戈。弓矢。而查求懿德之德。以布陳于中國。懿德者。仁義禮智孝弟忠信之類。皆是也。懿德雖人所固有。然不講求。則不明。不布陳。則不著。此王者

之語而命之也。輯錄國語注云。夏樂章之名。

或曰此詩和所謂肆夏以其有肆于時夏

之語而命之也。輯錄國語注云。夏樂章之名。

之語而命之也。輯錄國語注云。夏樂章之名。

時邁一章十五句

增釋許氏曰。是持諸國出以時

之實。右序有周。何以禮見之。天其必子。俊我矣。天震懼。而畢朝。必以禮見之。天其必子。俊我矣。天若是我。則天實右序之。而鬼神而鬼。神藏。格以致享。信我。周之德。昭明。獨下。無隱。慶讓。黜陟。武序在位。皆得其當。故戒征伐。而不用。敷德教于中國。若是不。則王信能保守天命。而無失矣。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朝會之事也。儀囊弓矢。偃武也。我求懿

德詩于時
夏修文也

春秋傳曰宣公十年昔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戰千

戈而外傳又以為周文公之頌出周則此詩乃

武王之世周公所作也索隱曰周公謚曰周文

無愧也武王巡守之事詩有特萬善有武成時

世也庚戌柴望大告武成識其政事以示天下來

昭我周王天休震動此莫不震疊之實也庶邦

重民五穀傳信明義崇德報功此非懿德以保

乎外傳又曰出魯金奏肆夏樊遏渠天子以饗

元侯也韋昭注云肆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遏納

夏一名渠即周禮九夏之三也鐘師掌金奏凡

九夏王夏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陟夏

九夏也肥音韶齊音齋音教呂叔王云肆夏

時邁也樊遏執競也渠思文也二說不同肅參

也肆遂也夏大也言遂於大位謂王位也繁多

執競武王無疆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

賦也此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競強也言武王持其

自強不息之心故其功烈之盛天下莫得而競剛健

一德而安天下養勇非一月宜其功烈之無競矣始

豈不顯哉成王康王之德亦上帝之所君也明德如

此宜乎

上帝使居尊位矣亦字之義似輕而實重。先王有非常之功後王有可尊之德聖賢雖不同而創業守成皆可頌也。

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紀其明叶

斤斤明之察也言成康之德明著如此也此則指言實也繼明以照四方如此於先王何愧乎功德足相稱則祭祀可相配矣武王功烈不待形容成康顯德則有不容不言者故又特致詳如此

鐘鼓喤喤華彭反叶磬筦將將七羊反降福穰穰如羊反

喤喤和也將將集也穰穰多也言今作樂以祭而受福也此以下言今

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簡簡大也反反謹重也反覆也言受福之多而愈益

言是以既醉既飽而福祿之來反覆而不厭也格神之具神來格則降之福矣敬者受福之本敬以受福則福之降又無窮也

執競一章十四句

此昭王以後之詩祭三王無其例然武王有世

後祭武世室而配以成康與借曰文世室無詩則夫子正樂於殘缺之餘但因所存者存之耳
輯錄按中庸或問云如諸儒之說至共王時立武世室如劉歆之說至孝王時立武世室朱子亦以劉歆之說或然則是自昭王以下歷撥國共懿孝四王而始有武世室也此或未然
語說見前篇如呂叔玉解國語則執競即繁逼信朱子引之亦特備一說耳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

命率育叶無此疆爾界叶陳常于時夏

賦也思語詞文言有文德也此所謂文乃蓋法立粒

通書曰烝民乃極至也德之至也賙遺也來小麥車

大麥也率編育養也○言后稷之德真可配天蓋使

我烝民得以粒食者莫非其德之至也且其賙我民

以來牟之種乃上帝之命以此編養下民者是以無

有遠近彼此之殊而得以陳其君臣父子之常道於

中國也此疆爾界是即中國而言之謂由是而彝倫

中矣○立我烝民已見德之至而書穀既沒新穀未

升之時又賙之來牟以續食蓋帝命以此編養天下

之民而稷能代天以養民也民生足食自有恒心稼

穡既已編養乎天下矣倫斯可編叙於中國是其德

至而真可配天者於是見之矣或曰此所謂納夏者

亦以其有時夏之語而命之也

思文一章八句

增釋吳師道曰天之於民育之以全其生教之以全其性而已所以

命聖人者以此也聖人所以配天者亦以此也

文者總言后稷之德莫匪爾極以全民之生者

言陳常于時夏以全民之性者言也此我者

稷也命之者意也後言陳常者富而教之也

周頌臣工之什四之二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力之爾成來咨來茹如預

賦也嗟嗟重去歎以深敕之也臣工群臣百官也公

公家也釐賜也成法也茹度也○此戒農官之詩

先言王有成法以賜女女當來咨度也此一節總戒

官皆有法守而皆宜敬守之教民稼穡

尤有一定之法則又人人皆所當知也

嗟嗟保介維莫音慕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畲音於

音烏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

人疇持耻反乃錢子淺反鑄音傳奄觀銍珍栗反文音刈

保介見月令呂覽其說不同然皆為籍田而言蓋農

官之副也月令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冬保介之御

文高誘曰莫春斗柄建辰夏正之三月也畲二歲田

也於皇嘆美之詞來牟麥也明上帝之明賜也言麥

將熟也迄至也康年猶豐年也衆人甸徒也甸治也

田之序具錢鈹音批鉞鉏皆田器也銍獲未短鍊

也艾穫也○此乃言所戒之事此一節專戒農官之詞言三月

則當治其新畲矣今如何哉新田用功最然麥已熟

熟則可以受上帝之明賜夏麥者秋稼之占而此明

昭之上帝又將賜我新畲以豐年也新畲既受豐年

知於是命甸徒具農器以治其新畲而又將忽見其

收成也始終皆以新畲言而舊治之田在其中○既

者來牟可為續食之計而西成又為卒歲之謀彼可

以受厥明於將然則此新畲之康年可知其必然天

盡人力以待有秋乎

臣工一章十五句

噫嘻成王既昭假音格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

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叶音

賦也噫嘻亦歎詞也昭明假格也爾田官也特是駿

詩經卷之七

方三十二里有奇言三十里舉成數也此本鄭說有誤字孔氏云

當作三十三里又餘百步百步者三分里之一也今按一里三夫十里三十夫三十里則九十夫又三里則九夫又三分里之一則一夫合耦二人並耕也○

此連上篇亦戒農官之詞昭假爾猶言格汝衆庶

出湯蓋成王始置田官而嘗戒命之也成王戒命之詞今日又以

戒爾當率是農夫播其百穀使之大發其私田皆服

其耕事農人各有其田而各以其力耕之但尔為萬農官則田即尔之田而耕即尔之事也

人為耦而並耕也蓋耕本以二人為耦今合一川之

眾為言故云萬人畢出并力齊心如合一耦也此

必鄉之官司稼之屬釋見周禮地官其職以萬夫為界

用貢法無公田故皆謂之私昭假尔為農事也發尔私則發

地利無不盡也服尔耕則欲人力無不齊也成王

假於昔嗣王申戒於今周家重農事可謂以世維世

矣蘇氏曰民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而君曰駿發爾

私終三十里其上下之間交相忠愛如此

噫嘻一章八句臣工意噫非祭禮樂歌而入於頌蓋頌體也抑宜祈年祈穀之時即其地以戒農官歟况或以此為頌頌頌則其列於頌也亦宜矣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

賦也振群飛貌鷺白鳥雝澤也水鷺所集也在西郊故曰客謂二王之後夏之後祀商之後宋於周為客

天子有事膳焉有喪拜焉者也膳天子祭宗廟則歸之以謝所謂作賓王家是也

錄見左傳僖公二十四年

○此二王之後來助祭之詩言鷺飛于西雝之水而我客來助祭者其容貌

脩整亦如鷲之潔白也

親之曰我尊之曰客愛敬兼至以其先伐之後也而德容

如此則又有可愛敬之實此即可喜之物或曰興也

以美可喜之人二者非其類而若相類也

在彼無惡

鳥路

在此無戮

叶丁

庶幾夙夜

叶羊

以

未終譽

彼其國也在國無惡之者在此無厭之者

無惡之者言皆愛之

也無厭之者言皆敬之也在彼在此互言之以見無不愛敬之也蓋非德孚於人而無間者不能及此也

如是則庶幾其能夙夜以求終此譽矣

庶幾者望之詞也先代

之後又有德容之美而我誠愛敬之則既有若此之令名矣又願其德容之美常然而隨處得人愛敬之

庶幾以日繼日而長保此令名也陳氏曰在彼不以我革其命而有

惡於我知天命無常惟德是與其心服也在我不以

彼其命而有厭於彼崇德象賢統承先王忠厚之

至也崇德者我尊崇其先聖王之德也象賢者我以

其先王之祭祀焉如陳氏說則有彼此相愛敬之意

意微異故朱子初解舊本於此說之下有亦通二字

振鷺一章八句

一節美之也下一節祝之也

豐年多黍多稌

音杜

亦有高廩

力錦

萬億及秭

洛履

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賦也稌稻也黍宜高燥而寒稌宜下濕而暑黍稌皆

熟則百穀無不熟矣亦助語辭數萬至萬曰億數億

至億曰秭烝進畀予

音與

洽備皆徧也

○此秋冬報賽

田事之樂歌蓋祀田祖先農方社之屬也

集傳初本

而薦於宗廟之樂歌改本你報賽田事之樂歌輔氏
以初本為是趙氏以改本為是經文只言烝界祖妣
未嘗如甫田有以社以方以御田祖等語則似難捨
經文而用小序之說也。不知改本何以又用小序且
其說又有序誤二字充為可疑。但言其收入之多。至
今不敢質言持備兩說以俟明者。言其收入之多。至
於可以供祭祀備百禮而神降之福將甚徧也。從初
自酒醴以至滌盛以及內羞黍稷之類所謂百禮也。
禮無不備則祖妣之降福將甚徧矣。若從改本則天
地山川鬼神不一祭祀之禮亦不一隨處而得豐年
之用則將隨事而受豐年之福所以降福甚徧者莫
非田祖先農方社之所致也。○集
傳初本無收入之多以下數句

豐年一章七句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

賦也瞽樂官無目者也。庭廟庭也。韞錄鄭氏曰目無
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六。○序以此為始作樂而
十人有賦瞽三百人相之

合手祖之詩

鄭氏曰合者大合諸樂而奏之。韞錄
此工兩句總序其事也。

設業設虞

音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鞀挑磬祝
反魚女既備乃奏。叶音簫管備舉。以上叶

業虞崇牙見靈臺篇樹羽置五采之羽於崇牙之上

也。韞錄明堂位曰夏后氏之龍箏虞殷之崇牙周之
人則又於龔上畫繪為妻戴之以璧。崇牙以挂鐘磬周
下懸五采之羽而挂於龔之角焉。應小鞀。韞錄
助鼓也。田大鼓也。鄭氏曰田當作鞀。胤音小鼓也。縣鼓周
制也。夏后氏足鼓。殷楹鼓。周縣鼓。置鼓於殿上曰足
之曰楹鼓。植龔。鞀如鼓而小有柄。兩耳持其柄而
懸而擊之曰懸鼓。鞀如鼓而小有柄。兩耳持其柄而
搖之則傍耳還自擊磬。石磬也。祝狀如漆桶。韞錄方

寸深一尺八寸以木為之中有椎連底桐之撞音動左

右擊以起樂者也圍亦作敵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

七鉏鉞刻為鉏鉞刻者凡以木長尺樂之音歷

以止樂者也二以木長尺樂之音歷

以陰數成之樂止陰也以陽數成之固天地自無之

則歸實馬故致為伏虎之籥編小竹管為之管如遂

字即笛併兩而吹之者也此皆堂下之樂也鼓以玉乎

樂圍以止樂既皆言之而又曰備乃奏又至於

嗶嗶橫厥聲肅離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

厥成庭字我客一王後也觀視也成樂闋也音苦穴反樂如籥

初九成之成音苦穴反樂如籥

肅言獨言一王後也音苦穴反樂如籥

賓丹朱也蓋充以是為盛耳音苦穴反樂如籥

最為樂本今也我客永觀之則其心之音苦穴反樂如籥

客則商人作樂以此為盛也音苦穴反樂如籥

此為盛也解順曰樂聲也音苦穴反樂如籥

有以感乎神也我客戾止永音苦穴反樂如籥

有誓一章十二句音苦穴反樂如籥

持音苦穴反樂如籥

賦也荷與歎詞潛音苦穴反樂如籥

賦也荷與歎詞潛音苦穴反樂如籥

寒因以薄固取之也。或曰：藏之深也。鯨白鯨也。鯨見陳衡門

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季春薦鮪。鯨性浮似鱈而白

于寢廟此其樂歌也。鄭氏曰：冬魚性定，春鮪始來，故

於魚不行，孕性定而肥，充則衆。寒魚皆可薦，春惟獻鮪而已。

潛一章六句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見維辟，公天

子穆穆

賦也。雝雝和也，肅肅敬也，相助祭也。辟，公諸侯也。穆

穆，天子之容也。輯錄朱子曰：其助祭者。○此武王登

文王之詩，言諸侯之來皆和且敬，以助我之祭事。

曰：不和則有危險之心，不敬則有怠惰之意。肅肅，則

則嚴而恭，和而節，禮有節而德容無所病矣。而天子有穆穆之容也。

形容其一時致祭之氣象也。愚按：穆穆訓深遠，則有

後有主祭者之穆穆也。蓋欲歸功於助祭者之肅穆也。

其詞如此。

於鳥薦廣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

綏予孝子。○言此和敬之

於歎詞，廣牡，大牲也。輯錄王氏曰：碩。肆，陳假，大也。皇

考，文王也。綏，安也。孝子，武王自稱也。○言此和敬之

諸侯薦大牲以助我之祭事，而大哉之文，王庶其享

之以安我孝子之心也。必賴諸侯助祭，然後可以格

神明而安孝子也。此當神未

降時故曰庶其享之則知主祭者致望之詞如此
○對辟公言則曰天子對皇考言則曰孝子語意各
有所主
故不同

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叶鑑克昌厥後

宣通哲知燕安也○此美文王之德至此則既右享

極其形容之宣哲則盡人之道補氏曰人惟萬物之靈

謂通則無所窒知則無所蔽故通則則盡人之道

是聰明睿智人道之盡也文武則備君之德邦文經

定亂能文能武故能安人以及于天補氏曰人道立

人君之德備矣安人則安而克昌其後嗣也

及於天也其効如此○宣哲文武

皆德也聖德盛則治功大治

功大則福澤深理固然耳蘇氏曰周人以諱事神

文王名昌而此詩曰克昌厥後何也曰周之所謂諱

不以其名號之耳夏商之君不諱名如此不遂廢其

文也諱其名而廢其文者周禮之未失也輯錄李

以諱事神者如稱文王則不敢斥之曰文王昌書稱

惟爾元孫謀史官不敢斥其名故也如我王名滿當

時亦有王孫滿襄王名鄭常時亦有衛侯鄭魯武公

名後而後世之臣有公孫敖觀此則知此詩克昌厥

後噫嘻言駭發爾私皆未嘗諱也孔子作春秋如匡

王名班而書曹伯班簡王名夷而書晉侯夷吾皆未

諱

綏我眉壽叶殖介以繁祉既右音烈考亦右

右尊也周禮所謂享右祭祀是也見太祝我將既右

烈考猶皇考也文母大妣也○言文王昌厥後而安

之以眉壽助之以多福使我得以右于烈考文母也

安之以壽助之以福康強逢吉天下又安哉

祭祀之禮無遺典此克昌厥後而致然也

雖一章十六句

此詩凡四節前兩節歸重於諸侯助祭之功後兩節歸重於文王有

德之

周禮樂師及徹帥學士而歌徹韞樂師注說

者以為即此詩論語亦曰以雍徹然則此蓋徹

祭所歌而亦名為徹也

載見

賢通反下同

辟

音

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

央

於良反

脩

音

革有鶴

七羊反

休有烈光

賦也載則也發語辭也章法度也

法度泛以朝廷典禮言

交龍

曰旂陽明也載前曰和旂上曰鈴央央有鶴皆聲和

也

休美也○此諸侯助祭于武王廟之詩先

言其來朝稟受法度其車服之盛如此

也

逖見昭考以孝以享

叶虛良反

昭考武王也廟制太祖居中左昭右穆周廟文王當

穆武王當昭故書稱穆考文王而此詩及訪落皆謂

武王為昭考

爾錄通釋曰后穆為始封之君其廟居

世而文王廟次當穆十六世為昭三世為穆迄數至十五

王廟也清廟祭文王載見祭武王皆因朝諸侯而率

然有感於先王故率之以供祭是因其載見辟王所

正所以昭考也言祀事之行非徒以其載見辟王所

因廟與而求遵守之敬也王者因致祭而示忠敬之意

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祐

後五反

烈文辟公

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

叶音古

思語辭皇天也美也。○又言孝享以介眉壽而受多

福。末言保之只是長有之意是皆諸侯助祭有以致

之使我得繼而明之。以至於純嘏也。後以多福即介眉壽而多福

者是已。緝熙于純嘏則明融高朗又以漸進而氣象尤為極盛矣。意謂祭祀而得長有其福是皆諸侯所

錫之福使我因此福而馴致乎大福也。蓋歸德于諸侯之詞猶烈文之

意也。因諸侯來朝而使之助祭。因諸侯助祭而得以及清廟離詩可見夫使王靈不振諸侯助祭為重觀此

朝敬其有助祭之事也。得祭宜其自頌也。

載見一章十四句

諸侯載見天子則因其入覲而自儀天子亦見此則頌其助

祭而受福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

叶音補反有美有異

七章駁都回反

旅其旅

賦也。客微子也。釋錄曹氏曰微蓋商周既城商封微

子於宋以祀其先王而以客禮待之不敢臣也。釋錄

曰客立一人而重言之是亦語辭也。段尚白修其禮

丁寧殊異以尊大之也。物仍因之舊也。釋錄蔡氏曰修其典禮文物且未

詳傳曰敬慎貌。敦琢選擇也。旅其卿大夫從。去行者

也。○此微子來見。去祖廟之詩而此一節言其始至

也。先代之後禮物不與時王同。作賓王家。文獻有足則所以尊時王重祀事者至矣。

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絜

陟立反以絜其馬

一宿曰宿再宿曰信

宿宿者宿而又宿信信者信而又信絜其馬愛之

信宿者宿而又宿信信者信而又信絜其馬愛之

不欲其去也此一節言其將去也

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追之已去而後還之愛之無已也左右綏之言所以

安而留之者無方也無處不盡安之之道無事不為

也淫威未詳舊說淫天也統承先王用天子禮樂所

謂淫威也夷易也大也易者不難之義但訓大則於

相此一節言其留之也時王之恩禮所謂福也亦有

寵遇何以不

有客一章十二句美且數致以見祖廟發也尊之

一而足發愛之兼備也有一而足謂之意又不足見殷子之賢亦足以見周家之尊

於音皇武王無競惟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

受之勝殷遏劉者音定爾功

賦也於歎辭皇大遏止劉殺者致也○周公象武王

之功為大武之樂以不殺為武言武王無競之功實

文王開之而武王嗣而受之勝殷以致定其功

也允文者言其實有此文德也武王之功無與為比

能然豈無所受哉以實有文德之文王而將天威則

討其餘不戮一人而功業遂於大定斯正以實有之

武一章七句

春秋傳以此為大武之首章也說見宣公十二年大武

周公象武王武功之舞歌此詩以奏之禮曰朱

干玉戚冕而舞大武舞歸明堂位注朱干赤者

冕而執此干戚以樂然傳以此詩為武王所作則

舞武王伐紂之樂篇內已有武王之謚而其說設矣當是周公作於成王之時

說見桓詩。天作頌太王而下及文王武頌武王而上及文王蓋太王之功非文王無以底于

成武王之功非文王無以肇其始此可以見文王功德為最盛也

臣工之什十篇十章一百六句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四之三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叶祖嬛嬛其心在疚音於

乎音皇考永世克孝叶呼

賦也成王免喪始朝于先王之廟而作此詩也閔病

也予小子成王自稱也造成也下取字用應周至成王之時可謂成矣而曰遭家不造者王與難成天雖治而成王之心常若未成未治也如此然後能

其成若自謂已成已治則殆矣嬛與榮同無所依怙之志疚哀病也

匡衡曰榮榮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

此釋榮榮在疚之意就者追而及之皇考武王也歎武王之終身能孝也

念茲皇祖陟降庭止叶去維予小子夙夜敬止

皇祖文王也承上文言武王之孝思念文王常若見

其陟降於庭猶所謂見堯於墻見堯於羹也見後漢李固傳

楚詞云三公揖讓登降堂只與此文勢正相似大相

作三公而匡衡引此句類注亦云若神明臨其朝廷

是也匡衡疏曰成王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朱烈盛羨歸之二后是以止天敬享鬼神祐其壽

日念我皇祖陟降庭止師古曰此言成王常念
之德奉而行之故鬼神上下臨其朝廷也今按師古
解匪徒之說亦畧與詩意
不同故朱子加一若字

於乎二字同上皇王繼序思不忘

皇王兼指文武也承上文言我之所以夙夜敬止者

思繼此序而不忘耳教則無間斷故能思之不忘

孝思之誠也成王敬以承之繼文武之序而思之亦
欲如武王之念文王也敬以夙夜而思不忘亦欲如
武王之永世克孝也免喪朝廟之際
其心慨然欲重敷之不可得矣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

此成王除喪朝廟所作疑後世遂以為嗣王朝

廟之樂後二篇故此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音乎庶哉朕未有文

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其家多難且

反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保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賦也訪問落始輯錄曹氏曰凡宮室始悠遠也文如

夜未艾之文判分渙散保安明顯也輯錄王氏曰保

憂明顯則無昏塞之患○成王既朝音于廟因作此詩以道延

訪群臣之意言我將謀之於始始以以循我昭考武

王之道然而其道遠矣予不能及也將使予勉強上

以就之而所以繼之者猶恐其判渙而不合也破

可及就之而不可合武王之道則亦繼其上下於庭

陟降於家庶幾賴皇考之休有以保明吾身而矣

成王咨訪群臣以率武王之道肅三致其仰望弗逮
之詞而所以率之者惟在紹庭上下陟降厥家而

外而在廷內而在家言行政事皆可師法於此則尚賴皇考之休而有以保明其身矣保其身而之安明其身而使之顯則武王之道或可及就之而或可合家之難或可以勝也此則成王之志也○增釋許氏曰庭上下欲法武王之正朝建也陵降厥家欲法武王之齊其家也保明其身欲賴武王之學有本末先後矣

訪落一章十二句

說同上篇

敬之敬之大維顯思叶新命不易反以政哉叶黎無

日高高在上陟降厥士叶津日監在茲反

賦也顯明也思語辭也士事也○成王受群臣之戒

而述其言曰敬之哉敬之哉天道甚明其命不易保

也天以主宰言命以其福祿也禍福不爽于在無常仲氏

無謂其高而蓋顯矣故其命常所以為不

不吾察當知其聰明見大常若陟降於

吾之所為而無日不臨監于此者然日監在茲無事不

不然不易者信然而當重加畏天之功矣○大雅板之

末章與此詩相似但此則敬於未怒未變之時彼則

敬於既怒既變之後顯思不易其怒且變者正不難耳

維予小子叶雙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

叶雙即反佛符弗反時仔音肩示我顯德行下孟反叶

將進也佛弼通仔有任也○此乃自為答之之言曰

我不聰而未能敬也然願學焉庶幾日有所就成月

有所進續而明之以至于光明又賴群臣輔助

負荷之任而示我以顯明之德行則燕乎其可及也
及者及於德敬之地。聰與不聰係於學不聰則空於物而不能敬必日新又新緝熙不已然後可以去其窒而馴至於光明。光明即是非羣臣輔助而示以顯明也。但功夫至此最為難明。非羣臣輔助而示以顯明行則光明不可至。蓋以昭昭使昭昭乃可期。成王求助惟欲有成也。夫群臣進戒欲成王之敬天。成王求助惟欲持敬以敬天。能敬乎天則天雖顯而命可保矣。

敬之一章十二句
輯錄陳定宇曰：成王以天之當敬者君之謙也。憂其未能敬而內為學於已。外求助於臣。是即求所以盡此敬也。學求造於光明而臣復示我以德之顯明。則天不在高。高在上之天而在吾心之天矣。其為敬天。孰大於是。

予其懲直升而甚後患莫予荼晉蜂自求辛螫反

肇允反彼桃蟲拚拚反飛維鳥未堪家多難日反

予又集于蓼音了

賦也。懲有所傷而知戒也。甚慎才使也。蜂小物而有

弄筆始允信也。桃蟲。鳥小鳥也。拚飛。貌鳥大鳥也。

鷦鷯之雛。化而為鵬。故古語曰：鷦鷯生鵬。言始小而

終大也。輯錄陸氏曰：說苑云：鷦鷯巢於葦。若繁之以機。雀化輒為鵬。悍雅曰：俗呼蓼辛苦之物也。○此亦巧婦一名工雀一名女匠。

訪落之意。成王自言予何所懲而謹後患乎。弄蜂而

得辛。螫信。桃蟲而不知其能為大鳥。此其所當懲者。

蓋指管蔡之事也。然我方幼冲。未堪多難。而又集于

辛苦之地。群臣奈何捨我而弗助哉。有所懲於前。故

所悔於已。故有所賴於人。德慧術智恒存乎夜疾。信哉。輔氏曰：此詩悔之極。反之至。憂之深。慮之遠。求功

之意。雖不言而可見矣。

小忠一章八句

蘇氏曰小忠者謹之於小也謹之於小則大患

無由至矣闕于小子之思念文武訪落之專法

其往事以謹慮而皆有皇皇不

載元載柞

疾各反

其柞澤澤

音釋叶

賦也除草曰爰除木曰柞秋官柞氏掌攻草木是也

輯錄羅氏掌殺草殺繩而爰之注舍澤澤解音散也

實曰絕爰其繩則不成熟矣

千耦其耘祖隰祖畛

音

耘去苗間草也

輯錄謝氏曰去其

隰為田之處也

田畔也治以

侯王侯伯侯亞侯旅侯疆侯以有貲

他感

其饒于

媚其婦有依其亡

叶

有略其秬

叶

俶載南叶

主家長也伯長子也亞仲叔也旅眾子弟也疆民

之有餘力而來助者遂人所謂以疆予上任平吐同

者也注云疆予謂民有餘力復予之田若餘夫然愚

任吐者言以此輩供農民之用也能左右之曰以太

宰所謂間音民轉移執事者太宰云間民無常職轉

若今時傭力之人隨主人所左右者也使之左右則左

貧眾飲食聲也媚順依愛士大夫也言餉婦與耕夫相

慰勞去也輯錄嚴氏曰夫耕婦饁驩略利俶始載事

也此又覆言耕治之時然將言耕治而先以主作

力齊天倫和于報舉趾及時事事於此數語可見

播厥百穀實函斯活

叶呼 酷反

函含活生也既播之其實含氣而生也此播種以至

驛驛其達

叶化 院反有厭其傑

驛驛苗生貌達出土也此生出之時厭受氣足也傑先長

者也

此長未齊之時

厭厭其苗緜緜其庶

表 表

絲絲詳密也庶耘也此已盛當耘之時此十四句又自耕田播種苗生苗長以及

新苗為一節

載穫濟濟

子禮 有實其積吁嗟萬億及祿為酒

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

此言豐年利足以供

祀者

有飴其香也未詳何物胡壽也

以扶高年養疾病疏以燕享賓客則邦家之所以光也

豐盈氣象在於養賢有賢而無以共養者老則

胡考之所以安也酒食所以養老者之味也此言

此而連上之文十句為一節

匪且有且匪今斯今

叶音 振古如茲無韻未詳

且此振極也言非獨此處有此稼穡之事非獨今時

有今豐年之慶蓋自極古以來已如此矣猶言自

有年也此三句自為一節耕耘收穫稼穡之事也蓋時此處之所有而推言普天之下自古以來無不有蓋極其頌美之詞也

載受一章三十一句

此詩未詳所用然辭意與豐年相似其用應亦

不殊下篇放此初本無其用應亦不殊一句改本無下篇放此一句今按無上

句則不足以定此詩之用無下句則不足以定後篇之用必合二本而兩存之則或祭宗廟報田祖先農方社而

畎畎楚側良邦叶養倬尺叔載南畝叶蒲

賦也畎畎嚴利也嚴利者嚴整而結也此耕治之事

播厥百穀實函斯活叶呼

說見前篇此播種之事

或來瞻女婦子之來饁者也饁音餼也

其笠伊糾叶其其鐻斯趙音子以蔞呼毛茶蓼

糾然笠之輕舉也趙刺刺音利也蔞去上聲也茶陸草

蓼水草一物而有水陸之異也今南方人猶謂蓼為

辣蘆達茶或用以毒溪取魚即所謂茶毒也

荼蓼朽止黍稷茂叶莫止

毒草朽則土熱而苗盛

穫之桎桎珍栗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毗志如

櫛側瑟以開百室

櫛反以開百室

在獲聲也。粟粟積之密也。櫛理髮器言密也。百室

一族之人也。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韋錄見地官大

司徒比族人輩作相助，故同時入穀也。輩作者同輩共作也。一族

如此每族皆然可知。此以下皆收穫以後事。

百室盈止，婦子寧止。

盈滿寧安也。民富而安天下之福也。豐年之所賜者如此。輯錄謝氏曰：農夫終歲勤動，婦子

有饑畝之勞，不得安逸。今農功已畢，皆得閒暇，農夫之心安，婦子之心亦安也。

殺時惇，如純牡有球，音求其角。叶盧以似以續續古

之人。無韻未詳

黃牛黑唇曰惇。小序以此詩為秋報社稷之詩。孔疏當以黃故用黃牛黑唇之惇。愚謂此詩若從朱子本以為宗廟樂歌，則周人用駢牡赤黃曰駢，黃駢曰

黃駢者駢之近色也。詩人特變其文如此耳，亦可通矣。

拔曲貌，續謂續先祖也。

奉祭祀。先祖嘗奉祭祀矣。我奉祭祀以續先祖之事。志家給人足，本固邦寧，所願遂矣。祭禮乎以嗣以續，宜其汲汲然而不弛。緩也。此良報一

詩之大旨也。

良耜一章二十三句。載先王良耜皆頌農功而已。然也。若為宗廟樂歌，則豐年載黍稷界祖妣良耜續古之人詩人之意，尤為明白而易見。

周禮籥章凡國祭蜡則擊土鼓，籥以息老

物。王氏以為為亡之或疑，思文臣工噫嘻豐年載

爰良耜等篇，即所謂龜頌者。其詳見於商風及

大田篇之末，亦未知其是否也。

絲衣其絲，音手載弁俶俶，音求自堂徂其首，羊祖牛

鼎乃代及鼎及鼎之反兕觥其觶音旨酒思柔不音吳

話音不教音胡考之休

賦也絲衣祭服也絲絮貌戴戴也身爵弁也士祭於

王之服大夫以上戴冕士則爵弁而巳解錄疏爵弁

冠禮注云爵弁其色依依恭順貌基門塾之基門側

赤而微黑如爵頭然依依恭順貌基門塾之基之堂

謂之塾疏云廟門外西夾室之堂基也按圖門之中

間為正門左右兩間各為內外塾外塾南向內塾北

向塾前之地為基此蓋門內西塾前之魯大鼎鼎小

基地即堂下之南隅與西階相直處也魯大鼎鼎小

鼎也思語辭祭和也吳詳也此亦祭而飲酒之詩

頌無飲酒之詩而魯特牲祭之前宗人視濯視

牲厥明乃祭三獻尸之後王人遂賓及宗人宗

人即前視濯視者此諸侯士之祭也豈天子宗廟

之祭則以烈文獻顯相以絲衣獻視濯視牲者與此

若可以言此服絲衣爵弁之人此齊明盛照之謂升

類推矣

也門堂視壺灌盥豆之屬祭祀設洗于阼階東

几席兩設在西堂蓋自西階降牲於基告濯具則

至東序入東房乃及西堂也降牲於基告濯具則

蓋此時主人在阼階下東北上故東北而告主人也

及盥豆之類告濯具又視牲從羊至牛反告充牲在

席不洗者告具而已又視牲從羊至牛反告充牲在

故反告之反者獲其已句乃舉鼎音告亦在

故處地充猶肥也禮之次也序如此又能謹其威

正當門若牲北牲禮之次也序如此又能謹其威

居鼎南以近西禮之次也序如此又能謹其威

儀不誼謹不怠傲飲酒有其故能得壽考之福此則

也向之視濯視牲今之獻酌飲酒如

終一於禮而無遺其享通隔必然也

絲衣一章九句

此詩或絲依牛獻柔休並叶基韻或基鼎並叶

不韻

於音鏢式為鏢反王師導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
我龍受之躑躅居表反王之造叶韻載用有嗣叶音
實維爾公允師

賦也於歎辭鏢盛導循時勢也無倒熙光介甲也所

謂一戎衣也龍寵也躑躅武貌造為載則公事允信

也。此亦頌武王之詩言其初有於鏢之師而不用

退自循養與時皆晦既純光矣天命方新王業昌盛

此純光之時也然後一戎衣而天下大定後人於是寵而受

此躑躅然王者之功其所以嗣之者亦維武王之事

是師爾武王之師盛矣然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

功矣一有用武而繼其事則時知之何哉亦曰必以其時如武王耳輔氏曰後王之用武也不先時而動

不則能師武王參

酌一章八句

此篇在特字。武頌止殺酌頌謂頌所當頌矣

酌即勺也內則十三舞勺即以此詩為節而舞

也然此詩與齊般音皆不用詩中字名篇疑取

樂節之名如曰武宿夜云爾武宿夜大武別名

武宿夜注武曲各正義云武王至商郊正宿夜士卒皆載樂歌舞以待旦故名輯錄嚴氏曰酌其時措之宜也姑存之

綏萬邦箋力注豐年天命匪解佳賣反桓桓武王保有

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音為昭于天皇以間之

賦也綏安也桓桓武貌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昭見

武而武王克商則除害以安天下故屢獲豐年之祥

武王在天子傳所謂周饑克殷而年豐 公十九年

莊子是也 武王用兵然天命之於周久而不厭也故

此桓桓之武王 桓桓有不息之意 保有其士 信之專

任之而用之於四方以定其家 萬姓 保有其士 信之專

官位事而致無 其德 上昭于天也 間字之

義未詳傳曰間代也言君天下以代商也 於昭于天

則德益顯位益固矣 此亦頌武王之功 於昭于天

王用賢之心可驗矣 然天又不惟應以豐年而遂止

所以當之者不 使此任賢亦不以 用賢之

大定乃致武王之德益昭于天而君天下以代商也

詩意本謂武王之德 又得効驗如此耳而必本

心故其効驗之 又得効驗如此耳而必本

諸匪解之命者以見聖人之所為莫非天也

桓一章九句

春秋傳以此為大武之六章則今之篇次蓋已

失其舊矣又篇內已有武王之謚則其謂武王

時作者亦誤矣 朱子謂今之篇次已失其舊則

二字言其誤則又以左傳之說為非是又舉武王

多不可信 朱子引之特備一說耳 武桓二詩皆

然則資詩亦當 序以為講武類禡 馬嫁之詩

後世取其義而用之於其事也 歟 維清天作武

有成命六詩同一類正所謂以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數時繹思我祖維求定時

周之命於為繹思

賦也應當也敷布時是也繹尋繹也於嘆辭繹思尋

繹而思念也。上繹思指言其所事之可繹思也。此頌

文王之功而言其大封功臣之意也。諸本王字作武

頌文王之功其下五句則言今日大封功臣之意朱

子不取左傳之說故下文以其子孫三字貼我字持

而言於武王無與也言文王之勤勞天下至矣其子

孫受而有之然而不敢專也布此文王功德之在人

而可繹思者尺寸之地皆文王功以賚有功而往求

天下之安定又以為凡此皆周之命而非復商之舊

矣遂歎美之而欲諸臣受封賞者繹思文王之德而

不忘也。文王功德我當受之今乃以其功德敷布於

日之恩其可忘哉我受艱難之業行封賞惟欲安定

乎天下爾受賚予之命為諸侯尤當思念乎文王也

賚一章六句

春秋傳以此為大武之三章。桓詩有武王字

可此詩無武王字而以為而序以為大封於廟

大武之三章則未必然也之詩說同上篇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墮吐果山喬嶽允猶翕許

反河敷天之下哀蒲侯時之對時周之命

賦也高山泛言山耳墮則其狹而長者喬高也嶽則

其高而大者墮山喬嶽即高山而疊言之耳山言允

猶未詳或曰允信也猶與由同翕河善泛溢善多

今得其性故翕而不為暴也翕收斂也允猶翕河猶

哀聚也對答也○言美哉此周也亦自歌者其巡守

而登此山以柴望又道於河以周四嶽蓋山喬嶽指

翁河則四嶽皆徧矣言此以凡以敷天之下莫不月見嶽濟具徧而勞之甚也望於我故聚而朝之方嶽之下以吞其意耳時周之命義見上篇故傳不重釋○此行祭告朝觀諸侯涉險與遠非徒然也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以天下之人心仰望如此得不有以吞之乎新命也周天子之命也政令方新典章文物不相沿襲臣民宜知所更化矣

般音 一章七句

般義未詳此與時隱同一類皆朝會祭告之樂歌也釋錄曹氏曰般取盤旋之義蘇

氏曰般遊也

閔子小子之什十一篇一百三十六句

詩經疏義會通卷之十九

疏義會通卷之二十

西頌四之四

魯少皞之墟在禹貢徐州蒙羽之野成王以封

周公長子伯禽今襲慶東平府沂密海等州即

其地也州並隸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故賜伯

禽以天子之禮樂魯於是乎有頌以為廟樂其

後又自作詩以美其君亦謂之頌以其皆稱美

不謂之風而謂之頌釋錄王氏曰魯頌皆以美其君於宗廟無預其詩似用以無樂此頌之也

也舊說皆以為伯禽十九世孫僖公中之詩

孔氏曰從周公數今無所考獨閔宮一篇為僖

之故為十九世

公之詩無疑耳夫以其詩之僭如此然夫子猶錄之者蓋其體固列國之風而所歌者乃當時之事鄭衛武公亦有頌美之詩而十則猶未純一國風歌咏當時之事者甚多於天子之頌天子之頌則歌於宗廟之若其所歌之事又皆有先王禮樂教化之遺意焉祭禮樂教化之遺意則其文疑若猶可予也况夫子魯人亦安得而削之哉然因其實而著之而其是非得失自有不可掩者亦春秋之法也春秋之法直書其事而言也或曰魯之無風何也先儒以為時王褒周公之後比於先代故巡守不陳其詩而其篇第

不列於大師之職是以宋魯無風其或然歟蘇氏曰春秋之際大國皆有變風宋魯獨無風有頌鄭氏云宋王者之后魯聖人之后是以天子巡守不陳其詩所以禮之也或謂夫子有所諱而削之則左氏所記當時列國大夫賦詩及吳季子觀周樂皆無曰魯風者其說不得通矣魯之賦惡無如存於齊風

駟古榮反 牡馬叶蒲補反 在坰古榮反 之野叶上與反 薄言駟者叶章與反 有驕叶蒲補反 有皇有驪叶力知反 有黃以車彭彭叶鋪反 思無疆思馬斯臧叶鋪反

賦也駟駟腹幹肥張貌幹謂馬脇張大也 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坰

遠野驪馬白跨曰驪輯錄疏郭璞曰跨解間也黃白也

曰皇純黑白驪黃驂曰黃彭彭盛貌以之駕車然思無

疆言其思之深廣無窮也臧善也○此詩言信公牧

馬之盛由其立心之遠此言信公牧馬之盛用序說也但前云舊說以魯頌四篇

皆為信公之詩今無所考獨關宮為信公詩無疑耳如此則信公二字似當以魯頌二字易之故美

之曰思無疆則思馬斯臧矣立心遠者言不為一時之計而為悠久之謀也

馬之蕃息非一日能然其可以計近功乎衛文公秉心塞淵而騶牝三千

亦此意也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故詩人以之頌美其君如此朝錄曰與古之賢君論

以行善政其效皆若此非獨牧馬而已通釋曰美公之馬則言其驪而牝者有三千之衆美信公之德則言其馴而壯者有十六種之毛色蓋各極其盛而言皆以見其國之殷富也

○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駟音佳有駟音非

不駟以車任任符不思無期思馬斯才叶前

賦也倉白雜毛曰驪黃白雜毛曰駟赤黃曰騂青黑

曰騏任任有力也韜錄駟任常無期猶無疆也才材

力也馬有材力則其盛壯可知

○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駟徒河有駟有駟

留音有雜以車釋釋叶七思無鞅叶七思馬斯作

賦也青驪驂曰驪色有深淺斑駁如魚鱗今之連錢

駟也白馬黑鬣曰駟赤身黑鬣曰駟黑身曰駟曰維

洛音釋釋不絕貌駟獸也有駟駟則不能悠久作奮起也奮起猶

○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駟音有駟音有駟音

有驪音有魚以車祛祛起居思無邪叶祥思馬斯才

賦也陰白雜毛曰調陰淺黑色今泥驄也形白雜毛

曰駮形去蒙駮聲去曰驪聲去在駮而白也駮孔氏

蓋駮下二目白曰魚似魚目也祛祛疆健也孔氏

一於正則養之必以道不在其性而害其天之正也孔氏

適於理故詩人以此終之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

之曰思無邪蓋詩之言美惡不同或勸或懲皆有以

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解錄朱子曰如正風雅頌等詩

詩可以使人知戒懼人請好底詩固是知勸其讀不

好底詩便知得此心不可如此所以讀詩者使思無

邪也蓋詩之功用如此又曰所謂得情性之正者然

其明白簡切通于上下未有若此言者故特稱之以

為可當三百篇之義以其要為不過乎此也學者誠

能深味其言而審於念慮之間必使無所思而不出

於正則日用云為莫非天理之流行矣此借思無邪

用蘇氏曰昔之為詩者未必知此也孔子讀詩至此

而有合於其心焉是以取之蓋斷章云爾此可以論

而不可以說此句之意也

駮四章章八句反覆頌美輯錄解順曰言駮則每

則每章異詞見其名色之不一也言駮亦每章

同詞見其地有常所官有常職初不病民居而

妨民田也於車曰彭彭言其盛也任任則盛而

有力繹繹則盛而不絕祛祛則盛而強健皆自

則材之良而非駮斯作則氣之盛而方壯斯相

則力之健而致遠皆自斯減而推言之也於思

日無疆言其立心之遠也無期則遠之無窮無

能正皆自無疆而推言之也

有駟必有駟必彼乘繩蓋黃夙夜在公在公明

明叶漢振振鷺鷥為于下五反鼓咽咽鳥文醉言舞

于胥樂各音号

興也駟馬肥強貌詩意正道燕飲之事非美其人

駟字與在公二明明辨治也燕飲而先之以夙夜明

其餘暇為樂耳振振群飛貌鷺鷥羽舞者所持或

坐或伏如鷺之下也咽與淵同鼓聲之深長也或曰

鷺亦興也以振鷺為興則胥相也醉而起舞以相樂

也此燕飲而頌禱之詞也

○有駟有駟彼乘壯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

鷺鷥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号

興也鷺于飛舞者振作鷺羽如飛也毛氏曰臣有餘

故曰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流云臣禮朝朝莫夕不當

常在君所今開暇無事而夙夜在公是臣有餘敬也

君之於臣燕享有數今以無事之故即與之飲酒是

君有餘惠也愚謂飲酒而曰在公則雖非燕享之正

亦非逸樂之教矣

○有駟有駟彼乘駒呼縣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

以始歲其有叶羽君子有穀詒孫子叶獎于胥樂号

興也青驪曰駒今鐵驄也載則也有有年也穀善也

或曰祿也貽遺去聲也頌禱之詞也政事之餘得為燕

豐年以養民有善道以貽後則又可樂矣而能政

也集傳以為頌禱則願之詞蓋有唐風蟋蟀好樂

無荒之意○增釋許氏曰馬雖起興亦以富盛者言

之也在公明明者事上盡職也在公飲酒燕下以慰

也載燕則又言夙夜無所事惟燕樂

耳故上言樂舞容節而後惟頌禱也

有駟三章章九句

一章燕方盛二章燕將畢三章因燕斂而進頌禱之詞

思樂泮

音泮

水薄采其芹

其芹

魯侯戾止言觀

其旂

叶其

其旂

葉

音

鸞聲

音

無小

無

大從公子邁

賦其事以起興也思發語辭也泮水泮宮之水也諸

侯之學鄉射之宮謂之泮宮其東西南方有水形如

半壁以其半於辟離故曰泮水而宮亦以名也芹水

菜也

輯錄本草曰水芹一名水英可作茹時甘

及至也

此在泮水見魯侯之來故有陳其事

而說

用朱芹觀於

笾箝飛揚也

嘒嘒和也此飲於泮

宮而頌禱之詞也

此章言其方至之始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居表

其馬蹻蹻其音昭昭叶之載也叶之匪怒伊教

賦其事以起興也

此與下章則承首

蹻蹻盛貌以音

為德音輔氏以為集傳遺此一向愚謂其音昭昭即色榮之聲音也二語相貫是以朱子略之色和

顏色也

既至之時

此章則

○思樂泮水薄采其芣叶諫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

旨酒永錫難老

叶魯

順彼

叶徒

長道

叶徒

屈此

群醜

賦其事以起興也芣音芣音蔡也葉大如手赤圓而滑

江南人謂之專菜者也

輯錄本草注曰專菜三四月

味苦鮮蔬

長道猶大道也

履服

音

醜衆也

司服群衆

輔氏曰群醜雖言大衆而在夷已包在其中矣愚謂淮夷為魯國大患故此類其有以馴服之此其發端

也語此章以下皆頌禱之詞也

此章方為飲酒之時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

允武昭假去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祐侯五

賦也內明其德外慎其儀則可以為昭明也假與格

同烈祖周公魯公也祖以烈稱則文武之德可知其

格之則能盡夫德述之孝而福自我致矣此正以起

下四章之意蓋周公魯公皆有征淮夷之功今欲致

其福已以服淮夷非允文允武不能也○此章言脩

已以發固可以為法於下民然敬非謹慎畏縮之謂

必文武兼備威德並行然後克肖祖宗而祖宗福已

故人之難服者皆以已為法魯侯蓋未能然祝頌之

也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叶蒲矯矯

虎臣在泮獻馘况壁反淑問如臯陶叶夷在泮

賦也矯矯武貌馘所格者之左耳也路關也不降而

也謂善也聞訊囚也囚所虜獲者蓋古者出兵受成

於學或考定及其反也經其於學而以訊馘告

其有是功也上章之獲穆因敬慎而為起此章之

未必有是也祝頌之小輯錄李迂仲曰古者建學養

才在此飲酒在此受成在此獻功在此則學校之制

不為徒設有補於風化多矣

○濟濟子禮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他歷彼東南

賦也心反烝烝皇皇不吳話音不揚不告于訥音在泮獻功

賦也廣推而大之也德心善意也克廣德心主下

皇盛也不吳不揚肅也不告于訥師克而和不爭功

起於編急宏大寬狄猶邊也東南謂淮夷也烝烝

也此連下章以將士言所

○角弓其觫音求束矢其搜音色留戎車孔博徒御無數

既克淮夷孔淑不逆音宜式固爾猶淮夷卒獲音叶

賦也隼弓捷貌五十矢為束或曰百矢也搜矢矣

也博廣大也無斃言競勸也競勉也逆違命也蓋能

固其謀猶則淮夷終無不獲矣能備弓矢車馬以克

未也但審固其謀不迷不奪則獲之可以矣

○翩彼飛鴉音呼集于泮林食我桑黹音戶懷我好音

憬音九彼淮夷來獻其琛音金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與也鴉惡聲之鳥也黹桑實也憬驚也琛寶也元

龜尺二寸輯錄史記龜千歲滿尺二寸輔氏賂遺去

也南金荆揚之金也此章前四句與後四句如行章

首章之例鴉鴉惡鳥也而讓我以好音淮夷惡類也

作泮宮而獲淮夷則以武德受伊祜此章又總結之皆

祝頌之意也

泮水八章章八句一章始來二章既至三章飲酒

以申屈此羣醜之意五章以後專以馴服淮夷

為祝而終屈此羣醜之意也

公以為泮宮僖公因舊而修是以不見於春秋

至於克淮夷則亦以為僖公存日之詩也竊謂

春秋經也魯頌亦經也今幸有魯頌以補春秋

闕音筆位宮有血音况實實枚枚赫赫姜嫄音元其德不回

上帝是依叶音無災無害彌月不遲叶陳是生后稷降

之百福叶筆黍稷重直龍稷音六叶植微力稗菽麥叶

奄有下國叶于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求許

奄有下土續禹之緒象呂賦也閔深閔也官朝也血清靜也此句與於稷實實

鞏固也枚枚龔密也猶言精時蓋修之故詩人歌詠

其事以為頌禱之詞而推本后稷之生而下及于傳

公耳釋錄凡疏作者將美信公追述遠祖上陳姜嫄

所以者魯之由回邪也依猶眷顧也說見生民篇先

種曰植後種曰稗輯錄疏重稷植稗生熟奄有下國

封於郃也種山百穀以力作土是緒業也禹治洪

水既平后稷乃播種百穀教民稼穡則無此疆爾界

雖平何以為民用哉。下國指郃言下土則以天下

信稷止封於郃而教民稼穡則編乎天下也身親稼

能繼大禹之功此章專言后稷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

武續大王之緒致天之屆于牧之野叶上無貳無虞上

帝臨女音都回商之旅克咸厥功叶居王曰叔父扶

建爾元子古叶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為周室輔扶

賦也翦斷短音也大王自豳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歸

往之於是而王迹始著蓋有翦商之漸矣此言大王

氏日漸謂其國自是而漸增釋許屆極也猶言窮極也虞慮

也無貳無虞上帝臨女猶大明云上帝臨女無貳爾

心也此言武王而敦治之也咸同也言輔佐之臣同

有其功而周公亦與焉也敦商之旅猶言敵討之師也此言武王諸臣而周公

在其王成王也叔父周公也元子魯公伯禽也啓開

宇居也武武世而成業伯禽以父而受封魯之所以

有國者如此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王田附庸周公

之孫莊公之子叶養龍旂承祀叶養六轡耳耳春

秋匪解音懈叶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

以騂犧虛宜虛是饗是宜牛奇牛降福既多草核

二周公皇祖亦其福女音賦也附庸猶屬城也小國不能自達於天子而附於

大國也若顧史上章既告周公以封伯禽之意此乃

言其命魯公而封之也莊公之子其一閔公其一僖

公知此是僖公者閔公在位不久未有可頌此必是

僖公也在位二年僖公在位三十三年耳耳柔從也

春秋錯舉四時也忒過差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功於

王室故命魯公以夏正孟春郊祀上帝配以后稷天

以冬至祭天魯諸侯也不敢純用天子之禮

故用夏之正月冬至陽之始正月歲之始也牲用騂

牡皇祖謂羣公尊稱后稷曰皇祖總稱諸公亦曰僖

公皇祖又降之福此章以後皆言僖公致敬郊廟而

神降之福國人稱頌之如此也此章言魯公受封于

又善於致祭如此則格神受福乃其必然也

○秋而載嘗夏而福衡叶戶反白牡騂剛犧尊將將

七羊反毛包薄交反載側吏反羹叶盧反籩豆大房此下當

如鐘鼓皇萬舞洋洋孝孫有慶羊叶祛反俾爾熾而昌

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

不騰壽作朋如岡如陵

賦也嘗秋祭名福衡施於牛角所以止觸也周禮封

人云凡祭飾其牛牲設其福衡是也秋將嘗而夏福

衡其牛言夙戒也夙夙其事也白牡周公之牲也騂剛

魯人之牲也白牡殷牲也周公有王禮故不較與文

武同魯公則無所嫌故用騂剛名不正則言不順此

武輯錄疏說文曰剛特也何伯善曰用白者比犧尊

書牛於尊腹也或曰尊作牛形鑿其背以受酒也

謝氏曰犧尊盛酒則將將而盛美毛包周禮封人祭祀有毛包之豚

注云爛似廉反去上聲其毛而魚之也爛以火燎之也或

敵切肉也羹大羹鉶音刑羹也大羹大古之羹清音煮

肉汁不和去聲盛平聲之以登貴其質也禮云大羹湑不

和注不和無菹菜又見特牲饋食禮鉶羹肉汁之有菜和者也盛之鉶

器故曰鉶羹大房半體之俎足下有跗音敷如堂房也

房俎大可萬舞名震騰驚動也釋錄曹氏曰不虧如

載半軀固不震如地常靜三壽未詳鄭氏曰三卿也或曰願

公壽與岡陵等而為三也鄭氏說優。自俾爾熾昌

熾而昌盛大也壽而臧悠久也以下皆發孝孫有慶一何

保有其邦家又得耆舊之臣長為之輔則盛大悠久

而愈無窮矣此章承上章專以致祭受福言

○公車千乘

繩證反叶神陵反

朱英綠滕

徒登反

二矛重

直龍反弓

叶姑弘反

公徒三萬具冑朱綬

息廉反叶息稜反

烝徒增增戎狄是

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

未反黃髮台背

叶蒲寐反

壽考與試俾爾昌而大

叶特計反俾爾耆

而艾

吾蓋反叶五計反

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叶暇雙反

賦也千乘大國之賦也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

車一乘甲士三人左持弓右持矛中人御步卒七十二人

將重車者二十五人千乘之地則三百十六里有奇

音也縱橫當得三百朱英所以飾矛

朱英以朱羽為之懸於矛之上也綠滕所以約弓也

句也使二矛夷矛酋矛也

及酋矛長二丈重弓備射也徒步卒也三萬變威

也車千乘法常用十萬人而為步卒者七萬二千

人然大國之賦適滿千乘苟盡用之是舉國而行也

故其用之大國三軍而已

公車十乘國賦之常數公徒三萬則出軍之定數

三軍為車三百七十五乘三萬七千五百人其為步

卒不過二萬七千人舉其中而以成數言故曰三萬

也

三軍總甲士一千一百二十五人將重車者九千三百七十五人其一萬五千人

餘二萬七千人為卒貝冑具飾冑也朱綬所以綴也

綴綬也以朱綬增

增衆也戎西戎狄北狄膺當也荆楚之別號舒其與國也懲艾承禦也信公嘗從齊桓公伐楚故以此美之

車徒衆盛器械精好故師有功此美其已然之事也而祝其昌大壽考也壽

胥與試之義未詳王氏曰壽考者相與為公用也蘇

氏曰願其壽而相與試其才力以為用也王氏說優

作朋例之可見昌而歲則盛且大矣壽而富則久而
又盛矣如是而又得黃髮台背之臣以為之用則又
將盛大悠久而愈無窮也
此章發其功而祝以福如此

○泰山巖巖叶魚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

至于海邦叶卜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

賦也泰山魯之望也詹與瞻同此二句與商邑翼翼

孔疏泰山在齊魯之界其陽則龜蒙二山名
魯其陰則齊一國皆以為望也

國志泰山即博縣有龜山荒奄也大東極東也海邦

近海之國也此與下章又反覆其詞專以擴充土宇

東方魯邦是常二句之意蓋必能使國勢尊嚴足以
攝人心收衆望而內外遠近無不服之然後乃為

侯之功也可謂哉輕
侯在魯之南者同來會盟莫不率循而順從也

○有為經叶遂荒於叶淮叶至于海邦淮夷蠻貊

傳反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叶若魯侯是若

賦也龜繹二山名
繹字通繹也
繹字通繹也

異龜山在兖州鄒縣東南三十里
山一名鄒山在鄒縣南二十里
宅居也謂徐國

也諾應辭若順也○泰山龜蒙龜繹魯之所有其餘

則國之東南勢相連屬音可以服從之國也能守土

疆而盡東南諸國又皆歸於魯莫不
心悅誠服之此尤詩人之所願也

○天錫公純嘏叶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

之字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叶宜大夫庶士鉅里

邦國是有叶既多受祉黃髮兒齒

賦也常或作嘗在薛之旁許許田也魯朝朝宿之邑

也朝會止宿之邑在天子之郊孔氏曰常許魯西鄙杜預曰許田近鄭故鄭易之未知是否

皆魯之故地見侵於諸侯而未復者故魯人以此是願

僖公也令妻令善之妻聲姜也壽母壽考之母成風

也閔公八歲被弑必是未娶其母叔姜亦應未老

成風在公之妾叔姜莊公夫人哀姜之姊此言令妻壽母又可見公為僖

公無疑也有常有也兒齒齒落更生細者亦壽徵也

既頌其享壽考以復侵疆矣又頌其燕安喜樂也

有以宜其室家臣庶而保其國而且福益多壽考也此章蓋以前數章之意約言之故先以純嘏二字總言之

○祖來之松新甫之栢是短是度是

尋是尺松楠角有烏路寢孔碩萬民是若

爾奕奕叶弋吳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賦也祖來新甫二山名輯錄羅氏曰地理攷異祖來

甫山在文陽縣八尺曰尋為大貌路寢正寢也新廟僖公所

修之廟此或謂姜嫄廟或謂閔公廟又或以謂僖公

廟則不當及周公皇祖以上曰僖公廟則詩正為公

祝頌之僖固未薨也朱子初說以為魯之羣廟以矣

而周公皇祖以上又有典與穆則又可疑故但以謂

僖公所修之廟也然因祭羣公而推本所自來則謂

之羣廟然矣吳斯公子魚也作者教護屬功課章程也

教者指令也護者監視也屬功曼長碩大也萬民是

則付以事課章程則考其工也曼長碩大也萬民是

若順萬民之望也輔氏曰此章本其所以作頌者言

勢相以闕宮九章五章章十七句內第四章一章章八句

二章章十句

一章專言后稷以見魯人所自出二章言先王創業周公輔之以見魯國

所由始三章言僖公繼魯公之序能修郊廟之祭以致福四章美其祭祀而祝其受福五章美其武功而祝其受福六章七章以土宇充斥為僖公最大之福八章以諸福畢至為僖公全備之福九章乃言作廟則述今日所以頌之由也

舊說八章二章章十七句一章十二句一章三

十八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多寡不均雜

亂無次蓋不知第四章有脫句而然今正其誤

出師奏凱必於學故泮水專以訓服淮夷言致祭受福必於宗廟故闕宮總以享受福祿言

魯頌四篇二十四章二百四十三句

輯錄王

頌之詞約約所以為嚴盛德故也魯頌之詞後後所以為夸德不尼故也

商頌四之五

其為舜司徒而封於商傳十四世而湯有天下

其後三宗迭興書無逸舉中宗大戊高宗武丁及祖甲為三宗及紂無道

宗與大戊武丁合為二宗漢孔氏謂祖甲即大甲蔡氏非之未知孰是及紂無道

為武王所滅封其庶兄微子啓於宋脩其禮樂

以奉商後其地在禹貢徐州泗濱西及豫州盟

音孟諸之野輯錄爾雅其後政衰商之禮樂日以

放失七世至戴公時大夫正考甫得商頌十二

篇於周大師歸以祀其先王至孔子編詩而又

亡其七篇然其存者亦多闕文疑義今不敢強

通也輯錄孔氏曰正考甫生孔父嘉孔父嘉生

通也木金父木金父生初父初父生防叔防叔生魯為防大夫故曰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梁紇生仲尼則正考甫是孔子七世之祖

周用六代之商都亳宋都商丘皆在今應天府

樂故有商頌應天府今改歸德州隸河南亳州

亳州界今亳縣屬直隸鳳陽府

封商今上維商是也湯十九世至盤庚其間又五

王居帝嘗都也湯十九世至盤庚其間又五

遷後居河南亳湯十九世至盤庚其間又五

世或補商或補殷或兼補殷商

猗於宜與置我執音挑鼓奏鼓簡簡行我烈祖

賦也猗歎辭邪多置陳也音挑鼓奏鼓簡簡行我烈祖

來舊物音挑簡簡和太也音挑樂也烈祖湯也記曰商

人尚聲臭味未成滌音挑蕩其聲音挑樂三闕音挑然後止迎牲

即此是也音挑言之又禮記音挑云執所以節樂樂由執而

成編音挑舊說以此為初成湯之樂也音挑始而進之

湯孫奏假音挑綏我思成執音挑鼓淵淵音挑於嘒嘒管聲

既和且平音挑依我磬聲於音挑赫湯孫音挑穆穆厥聲

湯孫主祀之時王也假與格同言奏樂以格于祖考

也綏安也思成未詳鄭氏曰安我以所思而成之

謂神明來格也禮記音挑曰齊音挑之日思其居處

上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音挑思其所嗜音挑

即其地而言笑語即其人而言言皆在齊三日乃見其

所為音挑齊者音挑成湯則我為成湯而齊音挑湯則其為齊

者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音挑見其在神位周

也

也

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入薦疑出戶而

聽惓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薦闔戶真若聞其

思以漸而深祭之見聞亦以漸而著也祭義之文止

此釋經何氏曰馬氏云後然言其貌肅然言其容氣

儼然肅然惓然蓋誠之不可捨也此之謂思成上

鄭氏蘇氏曰其所見聞本非有也生於思耳此二說

近是蓋齊而思之祭而如有見聞則成此人矣鄭注

頗有脫誤今正之鄭注本云安我淵淵深遠也嗒嗒

清亮也鼓為衆音之主管則樂之小者磬玉磬也堂

上升歌之樂非石磬也穆穆美也亦有光輝貌升歌

入音之中磬尤難諧今者作樂降神而堂下之樂與

廟鼓有數萬舞有奕我有嘉賓亦不爽釋

庸鋪通鍾曰庸敦敦然盛也奕奕然有次序也蓋上

文言鞀鼓管籥作於堂下其聲依堂上之玉磬無相

奪倫者至於此則九獻之後群小祀一獻祭社稷五

祭先王九獻鍾鼓交作萬舞陳於庭而祀事畢矣

祭將畢特樂盛作如楚茨言鍾鼓既戒鼓鐘送尸亦其徽也嘉賓先代之後來力

祭者也夷悅也亦不爽釋乎言皆悅釋也先代之後

宜多感既而難悅今其悅澤如此則樂之感人可知

輯錄解頤曰湯孫奏假綴我思成始焉人固因樂以

致其感格之效也於茲湯孫穆穆厥聲終焉樂固因

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



原件短缺

恪敬也言恭敬之道古人所行以行訓作不可忘也祭將

思古人之敬蓋恐禮行既久而式有愆也事有始終敬無間斷於此可見

閔馬父曰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有自來也稱曰自古古曰在

昔昔曰先民自古又推在昔在昔又推先民如湯之

發禹之祇舜之恭堯之敏愈推之而其

顧子承嘗湯孫之將

將奉也言湯其尚顧我承嘗哉此湯孫之所奉者致

其丁寧之意庶幾其顧之也神不設非藉故曰此湯

開精神相感其

那一章二十二句

閔馬父曰外傳正考甫校商之名頌以那為首

假於未灌及進和羹而肅敬之至則又安我以胃

黃者之福也行禮而盡其敬則神之降福又然也

盡物盡志如此是以始

約軹錯衡入鸞鷖鷖見載見篇以假音以享

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音來

饗降福無疆

約軹錯衡入鸞鷖見載見篇釋錄通釋曰

諸侯乘是車以假以享于祖宗之廟也降神曰假

大而天降以豐年黍稷之多使得以祭也假之而祖

和羹之事也溥廣將大也穰穰多也言我受命既廣

考來假享之而祖考來饗則降福無疆矣諸侯之來助祭如此

則我受天祀可以供祀事故爾來與我格享之際即能致其格享無留難此福可謂甚大矣蓋既歸功於

助祭諸侯又推今日之福而以為豐年所賜也○此詩三無疆申錫無疆則前日之福及於今黃者無疆

則今日之福及於後皆言其久也降福無疆則因感格祖宗之易而見今日之福甚大耳福之大者亦可謂之無疆矣

顧予丕丕嘗湯孫之將

說見前篇

烈祖一章二二句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

域彼四方

賦也玄鳥亂也春分玄鳥降高辛氏之妃有娥音氏

女簡狄祈于郊禱亂遺卵簡狄吞之而生契其後世

遂為有商氏以有天下事見史記宅居也殷地名芒

芒大貌言封商而為大國也古猶昔也帝上帝也武湯以其有

武德號之也追述之故稱古言天又互文耳正治平聲也域封

境也○此亦祭祀宗廟之樂而追叙商人之所由生

以及其有天下之初也此一節言契與成湯先後受命王業以漸而成以明商家

興起之故也

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叶羽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叶

里在武丁孫子叶獎

方命厥后四方諸侯無不受命也命者天子之命也九有九

州也此二句是覆說正武丁高宗也言商之先后受

天命不危殆故今武丁孫子猶賴其福此一節言諸侯無不受命

而天下無不歸商如此可見祖宗受命甚固矣是以子孫永承受福而無窮也所謂先后者蓋兼契與成湯言之而受命不殆又以下三節皆說今嗣王以發在

武丁孫子

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音龍龍旂十乘繩證大精尺志

反是承

武王湯號而其後世亦以自稱也龍旂諸侯所建交

龍之旂也大精黍稷也承奉也○言武丁孫子今襲

湯號者其武無所不勝天下之事無難舉者於是諸侯無不奉

黍稷以來助祭也此一節言嗣王克肖先王而有以

如此福之在武丁孫子可見也

止居肇開也開即開闢之義前言正域若因其固有

止居肇開也而治之以見成湯非以力取也此言肇

域則非惟嗣守故疆而又擴充言王畿之內民之所

止不過千里而其封域則極乎四海之廣也此一節

雖有制疆域則無限居中而能制外如此福之在武丁孫子可見也

四海來假音格來假音格祁祁景負維河殷受命咸宜

何反百祿是何音何

假與格同祁祁衆多貌來格祁祁則大禧是景負維

河之義未詳或曰景山名商所都也見殷武卒章春

秋傳亦曰商湯有景毫之命是也負與下篇幅隕義

同蓋言周也河大河也言景山四周皆大河也何任

平也春秋傳你荷先居今王受命咸宜故宜何此百
節言人心歸極者衆良由山河鞏固而致然然山河
之所以不改其舊者以天命之不替於今耳居守制
外其所以然者如此福之在武丁
條子可見也此與上一節相應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

此詩首尾皆以天命為重意
謂先王因天命而得天下故
有以論子孫之福後王因天命而不失乎地利
故天下諸侯皆畏威而助祭者即先王所詔之
福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

天開禹降首下土方蓋用此語外大國是疆幅隕負既長有娥
楚純句

方將帝立子生商

賦也濬音深哲知長久也方四方也外大國遠諸

侯也幅猶言邊幅也隕讀作負謂周也幅隕即疆有

於古之盛世而後來賢聖繼其受命之祥發見也又

矣方禹治洪水以外大國為中國之竟境而幅隕黃

大之時有娥氏始大故帝立其女之子而造商室也

蓋契於是時始為舜司徒掌布五教于四方而商之

受命實基於此輔氏曰此自洪水芒芒以下皆申長

生者天所命也帝立子生商言契之

命也商之受命已在唐虞之際則天意之哉培也久

矣此章推其本始而言也

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

不越遂視既發叶方相息亮土烈烈海外有截

賦也玄王契也玄者深微之稱或曰以玄鳥降而生

也王者道尊之號言道尊而不言道王蓋追王之禮

掌籍曰王不應舍壬癸而獨王契此待於祭祀之桓祭以美醜稱之耳下章稱湯為武王是其例也

武撥治達通也受小國大國無所不達言其無所不

宜也有武勇能治之德則得國不率循獲禮越過發

應也言契能循禮不過越遂視其民則既發以應之

矣又能循禮而行身無不正故民應之相士契之孫

也載整齊也至是而商益大四方諸侯歸之載然整

齊矣烈烈者大也鄭氏曰相七當夏后之世承契之

則立功自有難易故頌美之詞詳畧不同也其後湯

以七十里起豈嘗中衰也與此章言商之王業與契

過者矣勢有不可

○帝命不遠至于湯齊湯降不遠聖敬日躋躋音

假格音達達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九圍

賦也湯齊之義未詳蘇氏曰至湯而王業成與天命

會也降猶生也達達久也祗音敬式法也九圍九州

也○商之先祖既育明德先祖指契與相土言之也

命未嘗去之以至於湯湯之生也應期而降適當其

時其聖敬又日躋升以至昭假于天久而不息惟上

帝是敬謂之聖敬則非若常人之心不他悠久而又專

州也既於是即所謂聖人之敬也故帝命之以為法於九

而然也既於是即所謂聖人之敬也故帝命之以為法於九

湯起為人極也此見成而也既於是即所謂聖人之敬也故帝命之以為法於九

○受小球音求大球音求為下國綴張衛反旒音流何音賀天之

休不競不音求練音求不剛不柔數政優優百祿是道音道

賦也小球大球之義未詳或曰小國大國所贊之王

也鄭氏曰小球鎮圭尺有二寸大球大圭三尺也皆

天子之所執也釋錄玉藻云笏天子以球玉注美玉也春官典瑞云王摺大圭執圭注

大圭升素無文鎮圭緣四鎮之山下國諸侯也綴猶結也旒旗之垂

者也言為天子而為諸侯所係屬音屬如旗之終音終

旒所綴著長八也旒之正幅為終旒則屬之此言終

旒係之又從維之皆以何荷競強練緩也優優寬

之意適聚也天休即以綴旒言百祿即以天休言補美之命使然也而所以然者由其有中正之德行寬裕之政故能聚此百祿耳愚謂此與下章皆言成湯

受小共音共大共為下國駿音駿虺音虺莫音莫邦音邦反音反

何天之龍音龍敷音敷奏其勇不震不動音動不音不難音難

不音不練音練百祿是總音總不音不難音難

賦也小共大共駿虺之義未詳或曰小國大國所共

之貢也鄭氏曰共音共猶小球大球也蘇氏曰

共珙通合珙之王也傳曰駿大也虺厚也音厚

董氏曰齊詩作駿駟謂馬也音駟

龍寵也敷奏其勇猶言大進

其武功也懃音懃恐音恐兢音兢懼也此與上章文勢同皆因其効

如此固天之所寵而致然然用武之際必動其心則

張衛反

音流

音賀

音道

音終

音屬

音終

音莫

音邦

音動

音總

音厚

音駟

音懃

音恐

音兢

音懼

音武

音功

音武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音越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

漢書作過阿音苞有三蘖五音反莫遂莫達叶

九有有截韋顧既伐叶房昆吾夏桀

賦也武王湯也武馬解武湯此又解武王蓋湯其本

是此意 虔敬也言恭行天討也曷通或曰曷誰

何也苞本也蘖旁生萌蘖也言一本生三蘖也本則

夏桀桀則韋也顧也昆吾也皆桀之黨也鄭氏曰韋

彭姓顧昆吾已姓○言湯既受命此承上三章帝命

載旆秉鉞以征不義桀與三蘖皆不能遂其惡王者

吾乃伐夏桀當時用師之序如此用師之序必先

本據鄭氏曰四章言政事五章六章言武功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叶贊降于卿士

實維阿衡即反實左音右又商王

賦也葉世震懼業危也承上文而言昔在則前乎此

矣此字指成豈謂湯之前世中衰特與允也天子指

湯也允信也猶後降言天賜之也即齊粥卿士則伊

尹也言至於湯得伊尹而有天下也輯錄所謂五百

其間必有名世阿衡伊尹官號也實左音右商王其歸

重於伊尹之功如此輯錄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

六句首章專言契二章兼言契與相土三章四章

五章言成湯興起之故六章言其征伐次第

七章言其得
備左之功

序以此為大禘之詩蓋祭其祖之所出而以其

祖配也蘇氏曰大禘之祭所及者遠故其詩歷

言商之先后又及其卿士伊尹蓋與去祭於禘

者也商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

之見盤是禮也豈其起於商之世歟今按大禘

不及群廟之主此言相七及此宜為禘祭之詩

然經無明文不可考也四時之禘不陳殷廟之

已毀未毀之主而祭之此及相七則為大禘之詩矣

捷也捷彼殷武奮伐荆楚祭而人其阻裒

荆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象呂

賦也捷疾貌輯錄曹氏曰言殷武殷王之武也祭冒

冒犯也謂叛則散以則而聚之湯孫謂高

宗宗舊說以此為祀高宗之樂蓋自盤庚沒而殷道

衰楚人叛之高宗捷然用武以伐其國入其險阻以

致其衆盡平其地使截然齊一皆高宗之功也訓緒

緒者功之重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蓋謂此歟

於後者也愚聞之先君子語罔翁曰高宗伐鬼方朱子以為荆

楚蓋荆楚之地好鬼自古而然下至戰國之際猶爾

維歌可見也女音波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都氏都

羗莫敢不來享叶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都

賦也氏羗夷狄國在西方享獻也世見音曰王三十

世流用之君世見斬見秋官大行人孔氏
曰爾既克之則告之曰爾雖遠亦居吾國之南耳昔成
湯之世雖氏羗之遠猶莫敢不來朝曰此商之常禮
也况汝荆楚焉敢不至哉輔氏曰此言荆楚既來之
謂此舉遠者以戒
近者之當然也

○天命多辟音璧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

滴直華稼穡匪解音解

賦也多辟諸侯也來辟來王也適滴通○言天命諸
侯各建都邑于禹所治之地而皆以歲事來至于商
以禘王之不謹曰我之稼穡不可解也庶可以免外
矣言荆楚既平而諸侯畏服也

○天命降監下與下民有嚴叶五不僭不濫不敢

怠違命于下國叶越封建厥叶力

賦也監視嚴威也僭賞之差也濫刑之過也違暇封
大也○言天命降監不在乎他皆在民之視聽則下
民亦有嚴矣天之視聽在民則聰明惟賞不僭刑
不濫而不敢怠違則天命之以天下而大建其福此

高宗所以受命而中興也畏天在於畏民公賞罰勤

如此則得天而得民矣不僭濫執中也
地命于下國即所以大建其福也上天之福顧有大
於禘以國者乎此章乃高宗所以中興之故凡刑
焚之來庭諸侯之畏服功業之顯著福祿之久長皆
不濫濫怠違以致之耳苟不務此而唯威
力之是與則民庶即天顯見其可畏而已

○商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

且寧

我後生

叶祭

賦也商邑王都也翼翼整敎貌極表也赫赫顯盛也

濯濯光明也言高宗中興之盛如此中興氣象言

壽考且寧云者蓋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我後生

謂後嗣子孫也毀道中衰國勢頹靡四方慢易而弗

復為民極聲威大著無遠弗加而又歷年多施澤於

民久人心天命鞏固俾子孫世世治安此中興之功

所以不可及也商周中興之功見於詩者高宗宣

王是也宣王之政衰於莫年微諸史可見所父黃鳥

諸詩之怨刺宜或有之故一傳王幽王大壞周微遂

東高宗則由傳統而開聖人之學始終一德嘉靖

小再世且有祖甲保惠庶民不侮寡寡

命之再造如此二王之功業非不遠哉

景山叶於是處松栢有挺音旅楹有閑叶胡寢

反是處松栢有挺五旅楹有閑叶胡寢

反是處松栢有挺五旅楹有閑叶胡寢

反是處松栢有挺五旅楹有閑叶胡寢

反是處松栢有挺五旅楹有閑叶胡寢

反是處松栢有挺五旅楹有閑叶胡寢

反是處松栢有挺五旅楹有閑叶胡寢

反是處松栢有挺五旅楹有閑叶胡寢

反是處松栢有挺五旅楹有閑叶胡寢

反是處松栢有挺五旅楹有閑叶胡寢

反是處松栢有挺五旅楹有閑叶胡寢

賦也

商邑

王都

也

翼翼

整敎

貌

極表

也

赫赫

顯盛

也

濯濯

光明

也

言高宗

中興之盛

如此

中興氣象言

壽考且寧

云者

蓋高宗之享國

五十有九年

我後生

謂後嗣子孫也

毀道中衰國勢頹靡

四方慢易而弗

復為民極聲威大著

無遠弗加而又歷年多

施澤於民久人心天命

鞏固俾子孫世世治安

此中興之功所以不可

及也商周中興之功見

於詩者高宗宣王是也

宣王之政衰於莫年微

諸史可見所父黃鳥諸

詩之怨刺宜或有之故

一傳王幽王大壞周微

遂東高宗則由傳統而

開聖人之學始終一德

嘉靖小再世且有祖甲

保惠庶民不侮寡寡命

之再造如此二王之功

業非不遠哉

景山

是處松栢有挺

旅楹有閑

寢

是處松栢有挺

旅楹有閑

寢

是處松栢有挺

旅楹有閑

寢

是處松栢有挺

旅楹有閑

寢

是處松栢有挺

旅楹有閑

寢

是處松栢有挺

旅楹有閑

寢

是處松栢有挺

旅楹有閑

寢

是處松栢有挺

旅楹有閑

寢

是處松栢有挺

旅楹有閑

寢

是處松栢有挺

旅楹有閑

寢

是處松栢有挺

旅楹有閑

寢

是處松栢有挺

旅楹有閑

寢

是處松栢有挺

旅楹有閑

寢

是處松栢有挺

旅楹有閑

寢

是處松栢有挺

旅楹有閑

寢

是處松栢有挺

旅楹有閑

寢

是處松栢有挺

旅楹有閑

寢

是處松栢有挺

旅楹有閑

寢

是處松栢有挺

旅楹有閑

寢

是處松栢有挺

旅楹有閑

寢

是處松栢有挺

旅楹有閑

寢

是處松栢有挺

旅楹有閑

寢

是處松栢有挺

旅楹有閑

寢

是處松栢有挺

旅楹有閑

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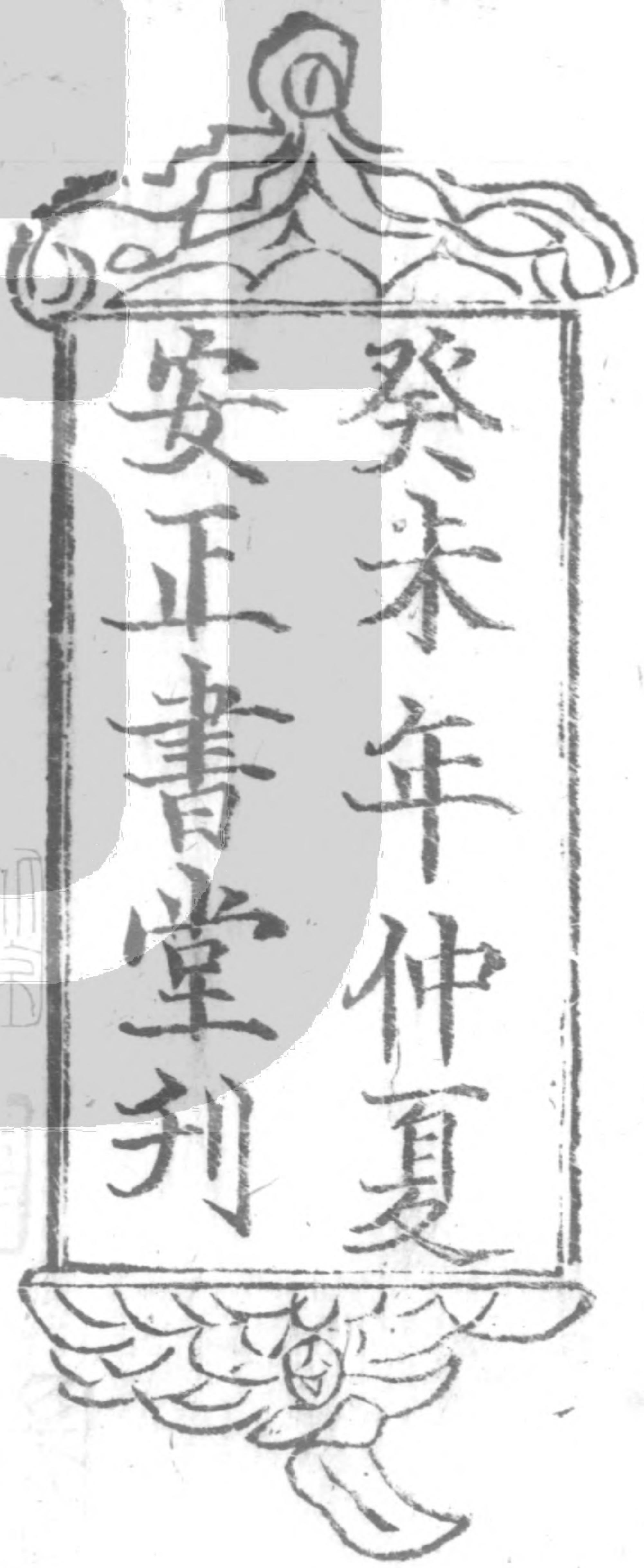
是處松栢有挺

旅楹有閑

寢

以見殷之復者是在是蓋變夷得
四夷來王盛德所及也一章戈楚
服一章楚既服而可繼成湯三章諸侯皆從四
章為治有道而天降之福五章中興之盛卒章
廟成而祭也

商頌五篇十六章一百二十四句



癸未年仲夏
安正書堂刊

疏義會通卷之二十

終

